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輯

沈雲龍 主編

長

春

詠

翁一鶴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八月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集 第五輯

精裝：十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

雲

龍

發行人：李

振

華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金氏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66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為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長春詠
秣陵吟

張其昀題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本書蒙 彭素庵，張曉峯兩先生署簽 潘餘庵先生作序
李幼椿，鄭水心，吳荔莊，傅靜庵諸先生題詞，特此致謝

序

支流卑退之緣絕壁風塵之際若茶道華
以旅居家者疏骨肉而固閭依茲乾坤而
弗捨身以達窮濶宗社而不釋一眼至麻
姑見滄田之綠變其為青耶若不幸一朝
而墮百年草木靈通品一尺也令先君
使無營瘠服浪之遺遺萬古以承之素境
惟自心澈盡才情溢信前未故屋原故連
而作九歌八章並懷舊時山城三吏三制一
天育臣臣色之語幸存有秦陽一毫故翁
南仍安之局高懷清渭散關遠山衡昌代
主悲與寄殘陽流光以送張石口孤雁之詞
吳委東營湖面莫不鉏馳風劫虧壤為宮
鬼城閉門苦金堤同飯糰甚然震妙官某
治蟲鯀撫水樂府之波濶作詩僅之而董
祚偶與之參附云游嘗為楊榷徐孝穆王
臺之詠一序仍寄張九齡全體之文千秋備
霜根長喟感人生不辨墨淡遂使孟

宋矣

壬子仲夏三月 淵齋居士香島稿次

當陰雍門之葉而涕下衣襟燕士聞海經之號
而焚之微冠始列女之目若不幸者非不甚大
幸之哉惟本恨人胸填埋壘非無枯槁之
賦秋柳之葛西艱不相違才情不逮頃承

翁君一稿見玉其長春詠林陔吟紀事詩而
種桔事類情不遺毫釐繪畫極白裏深
古人不覺壯而種縣大學館而方千里於矣

思台廬東之復士海曲之時人模種多暇唯擁
書城閉門苦金堤同飯糰甚然震妙官某
治蟲鯀撫水樂府之波濶作詩僅之而董
祚偶與之參附云游嘗為楊榷徐孝穆王
臺之詠一序仍寄張九齡全體之文千秋備
霜根長喟感人生不辨墨淡遂使孟

登

懸

日

月

挂

懸

鯨

鯢

集
文
句

鄭
愁
心
致
題



奉題 尚一鶴先生長春詠与林凌吟

勵翁紀事詩

李 琦

傍人門戶竟稱尊
傀儡馬絳辨 惕恩
詩史仗君申正氣
春秋大義豈空言

當傳淮沒此有詩篇些布進歌
自少年斜日徐陵城下此酒翻
誰見國門悲

先達可憐猶石不煩來去忘
蓬萊旅櫬帰右林後今
誰教我有是誰為君未敢言

望齊張楚事酸辛為庶白奴
一身紫度後空念愧弟爭教
龍徒異常人

鵝拂兒官而叔封滿酒始在
閑東百例詣誠興亡忘付焉
場自設翁右長春酒

一朝同長兄見示紀事詩二首漫

送李叔



壬子八月美天但

誰肯當年負一巹圖
空聞遼海作天都
鶴林花有非時放
試問孤根剩得無

題長春詠

力難填海景終沈
身入泥犁豈夙心
千古儘多疑案在
漫看青史罪冤禽

題秣陵吟

絳羅遺佚今猶古
陶鑄風騷古亦今
愁絕一亭談野史
裕之才筆杜陵心

一鶴先生以紀事詩兩種屬題

壬午十月靜盦傳子餘



長春詠自序

從昔金甌易脫，玉鼎頻移，時興麥秀之歌，每動黍離之歎。若迺素車白馬，空悲軼道之降王。黃鳥丹書，孰念長安之舊帝。以至青衣曳去，魂斷胡塵。錦被蒙來，尸橫寢閣。甚者御衣濺血，呼鳩藥而不來，椒殿投戈，繞繅楹而不免。生海乘桴負宸，黃裳竟逐滄波。煤山散髮投縗，遺詔猶存衣帶。凡此興亡之迹，史籍可徵。而顯晦異時，莞枯靡定，未有如勝清遜帝溥儀者也。溯自冲齡繼統，國步方艱。洎三載之龍飛，值中原之鼎沸。倉皇禪位，卒棄一姓之尊榮。繙捲爭盟，尚摭舊君之稱號。雖江山已改，

依然鍾虧無驚，而一水犀飛，自是四郊多疊也矣。亡何方
鎮謀同，潢池兵弄，期神器之重窺，握乾符於一瞬。置君
如棋奕，走陸難龍蛇，致興靖難之師，終散勤王之仗。幸
專柄者，猶推勝國之恩，入未入辱王之罪。從此洛陽宮外，
空撫銅駕，柳谷川邊，難尋石馬。繼而漁陽戍卒，犯闕而
稱兵。天寶宮人，韋衣而對泣。將軍大樹朱零，帝子翠華
長往。津沽羈旅，歲路蹉跎。中土視之如贊疣，東鄰居之
若奇貨。迨滿州告難，胡騎相侵。函谷乏沈丸之封，八公
銷草木之氣。白山黑水，盡付狼煙。紫蓋黃旗，重臨虎穴。
石晉稱兒而固寵，尉院竊號以自娛。曹社鬼謀，棘門兒

戲。難越雷池一步，且效金口三綰。命也不長，悔將何及
焉。後值強鄰啟釁重洋，荐食上國，兵不戢以自焚，鼓欲
撃而多死。故大逼及於瀛洲，降幡終出於蓬島。冰山既倒
，玉輦安歸。淒涼北狩之日，命在何時，憔悴南冠之囚，
身羈異域。較之青衣行酒，素服蒙塵，尤可哀也。未幾赤
幟高張，神州傾覆。馬角遂生於秦地，驃車乍入於漢關。
道路流離，風塵澀洞。降王繫於階下，廷尉望於山頭。登
場效優孟衣冠，納幣結摸金校尉。遂稽斧鉞之誅，坐免蟲
沙之化。旋蒙特赦，降為編氓。飄泊干戈之際，龍種為奴
。何逃天地之間，夷門託命。嗣逢赤馬之災，竟應祖龍之

識。靈旗風雨，誰招望帝之魂。白骨山陵，孰種丹青之樹。
嗟嗟。身世滄桑，死生俄頃。從古無斯浩劫，其人不暇
自哀。至於徇腳之呵，牽機之藥，則道路傳聞，莫得而詳
矣。揆其興廢之原，多寓勸懲之旨。爰集遺聞，製成新詠
。得絕句凡百首，附注若干言。寧同詠古之章，有利害詞
之體。一編偶托，聊助瀛洲海客之談。直筆無嫌，留供他
日史家之采。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庚戌七月前一鶴敍於香

江旅次

長春詠

潮安 翁一鶴

鍾虧全傾宸座頽將車接劍逼宮纔帷車閑置奔夷界悄報蒙塵
遜帝來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佔據北京城之西北軍首領馮
玉祥，派兵驅逐滿清遜帝溥儀出宮。溥儀由陳寶琛鄭
孝胥羅振玉拱衛，避居北京日本使館。至十四年二月
，在日人保護下，遠居天津，先駐蹕於日租界之大和
旅館，旋移寓於日租界張園。張園佔地二十畝，為前
清駐武昌第八鎮統制張彪之別業。（溥儀自傳，我的前半

生第三章第三節由使館區到租界

名園駐蹕七經秋。前席紛紛借箸謀。尚有澶淵孤注在。幾人塞上

立封侯

溥儀於一九二九年七月，由張園遷居靜園。溥儀駐津七載，從亡諸臣，對於皇室前途，主張不一。以陳寶琛為首之一批舊臣，希望現政府恢復優待清室條件，可稱之為還宮派。勸溥儀放洋，藉外力為聲援者，則以羅振玉為首，可稱之為出洋派。鄭孝胥則提出用客卿，圖恢復等主張。(溥儀自傳第四章第一節羅振玉的努力)憂時竟效汨羅沈一片澄波鑒此心。何用前朝頌卹典千秋名節。

重儒林

國學大師王國維，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在北京投昆明池自盡。溥儀前在北京時，王常替其親翁羅振玉入直宮廷，王死後，溥儀賜謚忠憲，并賞給院羅振玉被及二千銀元。（溥儀自傳第四章第一節羅振玉的努力）

避地難忘復辟心行宮時見將星臨寶輿夜幸張侯第曾博輸誠十萬金

自一九二六年一九二八年，溥儀在天津張園，曾接見張學良褚玉璞徐源泉李景林等奉系將領。而魯軍將領張宗昌畢庶澄兩人，更為張園常客。溥儀抵津之時，

奉軍領袖張作霖，曾派員致送十萬元為壽。溥儀亦於
是年夏月，夜訪張作霖於天津曹家花園行館，晤面時
，張氏磕頭為禮，並勸溥儀移居奉天，當盡供奉之責
，從此溥儀復辟希望，更為滋長。溥儀復由鄭孝胥羅
振玉之推薦，拉攏流亡華北之白俄謝米諾夫將軍，使
與張宗昌勾結，擴編軍隊，此後失意政客，無兵司令
，外國逋客，日造張園之門，獻其所謂復辟大計。（溥
儀自傳第四章第二節，我和奉系將領之間）

王雁珠見化作沉東陵雲物望中淒寒原不見冬青樹惟有東風

杜宇啼注

東陵在河北省遵化縣之馬蘭峪，為乾隆與慈禧陵寢。

一九二八年四月，國民軍四十一軍軍長孫殿英，駐防薊縣馬蘭峪一帶，事前作盜墓之計劃，預先宣佈舉行軍事演習，封鎖交通，然後派其工兵營營長顧孫子瑜發掘，自四月十五日開始，將乾隆慈禧殉葬財寶，劫掠一空。溥儀接到盜掘東陵消息，悲憤異常，在張園安置乾隆慈禧靈位，每天舉行三次家奠，清室遺老亦絡繹不絕，前來拜祭，并要求政府懲辦孫殿英及賠修陵墓。(溥儀自傳第四章第四節東陵事件)

清陵被掘，為元代楊髡發掘南宋諸陵後之一大案，但

不至有冬青樹之痛，清室并簡派大員如耆齡寶熙輩，收拾陵墓殘骸，安葬以禮。（劉成禺著世載堂雜憶清陵被故記）

注南宋林景熙詠宋陵被掘事，有惟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之句。

早歲攀龍氣自豪，老來心迹沒蓬蒿。
可憐身後恩猶薄，未得絲綸一字褒。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康有為去世，

其弟子徐良，懇賜謚號。康於死前一年，曾至天津張園拜謁溥儀，痛述當年德宗眷遇之隆。溥儀本擬賜謚

，但帝師陳寶琛提出反對，謂康熙旨不純，曾有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語。且當年忤逆慈禧太后，已屬罪不可赦。鄭孝胥亦謂德宗當年受康之害，於是賜謫之舉遂罷。（溥儀自傳第四章第七節行在生活）

金環有分玉無瑕別去春風透絳紗賦就一篇哀花鹿當年已薄帝王家

溥儀妃文綉，又名惠心，烏滿州額爾特德氏端恭之女，少溥儀三歲，從亡天津後，於一九三一年，突然提出離婚要求，溥儀允其所請，先下詔貶之烏庶人，并一次過撥給贍養費五萬元。文綉後在津任小學教師，

歿於一九五〇年，終身未再結婚，文綉在宮中曾作「哀
苑鹿」一文，蓋自況其身世，亦流露其空虛之心情也。

哀苑鹿

春光明媚，紅綠滿園，余偶散步其中，遊目騁懷，信
可樂也。倚樹小憩，忽聞苑鹿，悲鳴宛轉，俛而視之
'奄奄待斃'，狀殊可憐。余以此鹿得入御園，受恩俸
豢養，永保其生，亦可謂之幸矣，然野畜不畜於家，
如此鹿在園內，不得其自由，猶獄內之犯人，非遇赦
不得而出也，莊子云寧生而曳其尾於塗中，不願其死
為骨而貴也。（溥儀自傳第四章第七節行在生活）

欲結言岑到日邊急難重詠鶴鵠篇浮雲玉壘天將變消息先從
箇底傳

國民革命軍北伐後，已奠定北方。張學良統治下之東
三省，亦宣佈易幟。溥儀擬藉北方軍閥復辟之希望，
已告幻滅。更認日人為恢復清室之唯一外援力量，遂
派其弟溥傑與妹夫潤麒，赴日學習軍事，至九一八事
變之前兩月，溥傑正待回國度假，忽接日本鹿兒島駐
軍大隊長吉岡安直函邀會晤，吉岡曾任天津日軍司令
部參謀，亦為張園常客，故與溥傑交好，溥傑應邀至
鹿兒島，流連數日，臨別吉岡以神秘而鄭重之態度，

密告溥傑，謂滿州在最近或有變故發生，囑轉請溥儀等候時機。至七月二十九日，日本華族水野勝邦在溥傑鄭孝胥陪同下，前來張園謁見溥儀並致送日本摺扇一把，上書聯語，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此聯蓋在日本南北朝內亂時，醍醐天皇被幕府流放，在放逐途中，有一武士將此聯刻在櫻樹幹上，以表忠憤，後醍醐天皇果在羣臣輔佐下，返回京都，推翻幕府政權，開始建武中興，故水野之贈扇於溥儀，亦有擁戴復辟之暗示也。（溥儀自傳第五章第一節不靜的靜園）

胡騎縱橫漢幟淪黑山白水付煙塵誰知此日驅弓弧客便是他年

伏劍人

民國廿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晚十時三十分，東北遼寧省瀋陽市柳條溝北面南端路軌，忽聞爆炸聲，炸缺鐵軌卅一英吋，六小時後，整個瀋陽城兵工廠，北大營及其他官署，悉被日本關東軍所佔領。十九日清晨，瀋垣內外已張貼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之安民佈告，九月廿一日關東軍部，正式移至瀋陽。瀋陽事變，為日本關東軍幕僚之陰謀，藉以奪我東北。日本投降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本莊繁在受審中，自殺於東京盟軍佔領指導處。（梁敬鵠著九一八事變史述第二章第

一節肇創之責任)

瀋陽被佔領之同時，日軍駐長春多門師團之長谷部旅團，亦順利佔領長春全市，吉林軍署參謀長熙洽（滿族人）向日商輸誠，日軍遂佔領吉林省。民國廿一年（一九三二）二月三日日軍又佔領錦州。（李念慈著滿州國紀實第十三章吉林易幟）

北門鎖鑰付何人千里狼烽萬劫塵休問閑東鼙鼓事故都聊寄水雲身

九月十九日，瀋陽事變消息傳至南京，中央黨政首腦機關，召開緊急會議，議決由外交部對日提出嚴重抗

議，並向國際聯合會提出聲訴。當時中央採取逆來順受之態度，以待國聯判明公理。（九一八事變史述第五章第一節和戰之窘局）

東三省之實際統治者張學良，在瀋陽事變之前，已赴平養疴，九月初旬，東北謠言甚熾，東北將領，電張請示應付辦法，張竟以沈着應付，毋使擴大，敵果挑釁退避為上十六個字訓示部屬，閑東軍便知張之不抵抗主張，遂無忌憚，決心侵畧。事變之後，張亦毫無應變良策，祇將責任推交中央政府，迨至廿二年熱河失陷，長城戰敗之後，張始辭職出國。（滿卅國紀實第

十三章吉林易幟

當閻猶有伏波心，回首龍城寇已深。坐使胡兒曾破膽，一篇備傳誦。
嫩江吟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間，日本關東軍進犯黑龍江省垣，
黑河警備司令兼代黑省主席馬占山，率部在江橋抵抗
，更以偏師偷渡嫩江，襲擊敵司令部，殲滅守備人員
，關東軍參謀田寬三小佐，撰有嫩江吟長歌，以誌
其事，曾經傳誦一時。但當時馬以孤軍當大敵，以齊
齊哈爾一隅抗戰，其勢自不能持久，在日軍增援猛攻
之下，馬不得已率部退保海倫。(滿卅國紀實第十六章)

事變中的黑龍江（

海上孤軍浴血爭夷氛難撼漢家營如何棄甲邊城將徒擁貔貅
十萬兵

三

九一八瀋陽事變，越一百三十天，而逼近京畿之瀋海戰事又起。挑起瀋海戰事之重大因素，乃係日本陸海軍人，決定擴大滿州事變計劃，藉此移轉國際對滿州事件之注視力。故瀋海戰事一啟，關東軍便乘機積極北進，於民國廿一年二月六日——陰曆除夕——沿中東路侵入哈爾濱市，而東北局勢，遂起急遽轉變。（滿州國紀實第十九章瀋海戰爭）

淞滬抗戰，於民二十一年一月廿八日晚開始，守禦者為十九路軍，作戰共三十三天，日軍三易統帥，我軍於三月一日奉命撤退，同月廿四日，敵我兩方代表，暨英美法意四國駐華公使，在上海舉行停戰會議，至五五日簽署停戰協定。（丘國珍著十九路軍興亡史第四章）

第二節 淞滬作戰經過

故裏山河局已殘紛紛絕笏試登壇浮雲聚散終朝事始歎黃人
捧日難注

由前東北特區行政長官張景惠所領導之東北行政委員會，得到關東軍之諒解，於民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在瀋陽舉行第一次會議，此時，馬占山亦被迫參加，
翌日，閻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訪問張景惠，說出
新滿州之元首，正在商請，宣統皇帝出任，彼即晚代表
本莊司令官，前往旅順與鄭孝胥羅振玉等洽商，俟有
頭緒，再行通知，故復活兩天之東北行政委員會，遂
告夭折。（滿州國紀實第二十二章東北政委員復會與解
消）

¹注符瑞圖曰：「日二黃人守者，見太平御覽，宋祁詩黃
人捧日故遼邊。」

行宮風鶴費驚猜夜半荒江挾主來倘使樓船供一炬當年龍種

已成灰

九一八東北事變後，日人開始與溥儀勾結。是年十一月二日，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夜謁溥儀，勸其返回滿州，領導新國家，溥儀尚存觀望，數日後，靜園忽發現兩枚炸彈，於是上下驚愕。繼而天津事件發生，日人嗾使漢奸便衣隊侵擾華界，日租界宣佈戒嚴，斷絕與華界交通。靜園門外，日軍派鐵甲車保護，與外界消息隔絕，至是溥儀始決計赴滿，是月十日，溥儀在日人護翼之下，化裝為日本軍官，與鄭孝胥父子二人，乘日輪比治山丸離開天津，先在營口市登陸，